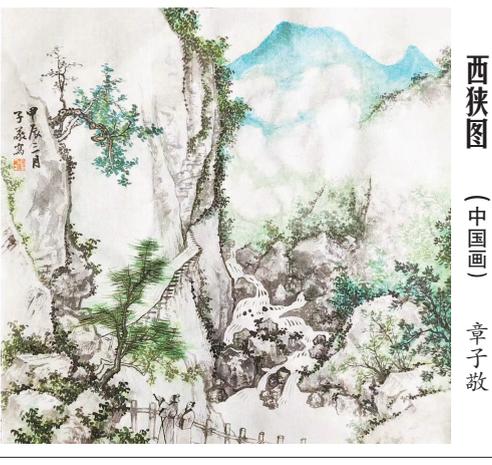


谈谈杨度

谢俊美

杨度是湖南湘阴人,早年留学日本。由于日本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,这对杨度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老师王闿运是研究帝王之学的。因此,杨度对君主立宪制度很感兴趣。深知袁世凯不喜欢民主共和。针对民初混乱的政局和袁世凯敌视共和的态度,1915年,杨度与孙毓筠、胡瑛、李燮、刘师培、严复组织“筹安会”,以“筹一国之安”。杨度还发表了《君宪救国论》长文,鼓吹帝制,拥袁为洪宪皇帝。袁氏一命呜呼,杨度等人作为祸首,遭到通缉。洪宪帝制失败后,杨度流落上海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,皈依佛门,穷困潦倒。一次偶然的机遇,他结识了陈赓。当时陈赓在周恩来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。周恩来认为,杨度社交面广,熟悉中国政治情况,不妨与之联络。于是,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宾。杨度通过与陈赓的接触,开始同情革命。1927年,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时,杨度曾奔走营救。李大钊牺牲后,他继续在北方奔走营救被捕的其他共产党人,多方帮助和救济被难者家属,还曾变卖家产捐助党的经费。杨度通过各种关系获取大量重要情报,及时贡献给我党,起到了别人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。后来经人建议杨度正式提出入党的要求,经周恩来批准,正式吸纳杨度为我党的秘密党员。1931年4月,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投敌,当时是中央特科董维健护送顾顺章去武汉的,顾叛变后,董设法逃回上海,处境十分危险。由潘汉年安排藏匿于杨度家中数月。其时杨度已患病卧床,但仍十分关心董氏。1931年9月19日,杨度在上海病逝。周恩来、潘汉年等特地前往吊唁,对其家属子女表示慰问,同时对他们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。信仰是一种追求,杨度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,并为之奋斗一生,值得称赞和肯定。



西狭图 (中国画) 章子敬

有名有姓

蔡崇达

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?知道一切都在迅速崩解。曾以为时间是尘土,只是耐心地堆积,悄悄地、轻轻地掩埋,最终在记忆中堆出一片又一片松软的沙漠,浩瀚无垠地空白了。想着,如果是这般,倒也有某种踏实:看不到它们的样子了,但它们还在。偶尔思绪的风吹过,还能吹起掩埋于底下的过去的某些轮廓。但后来我知道了,日子在往前展开着,日子在身后瓦解着。如同尘土的,不是时间,而是被时间分解的所有过去——它们大都粉碎到肉眼再看不见,只有最刻骨铭心坚硬的部分,才能顽强抵抗一二,但最终也只不过是尘埃或者灰烬,在内心深处漂浮着,被思念的光照着,吃力地翻滚些模糊的光影。自意识到过去即崩解,我便难过地看着参与并构成自己人生的所有人和事,难过地想着时间在在他们身上撕开的细密的裂痕:裂痕在脸上,我们称之为皱纹;裂痕在身体里,我们称之为疾病;裂痕在灵魂里,我们称之为遗忘……难过地想,到底能为此做点什么呢?自小我便喜欢家乡闽南的葬礼,后来才理解自己的喜欢:那是一代代先人们拼命留存一个个灵魂的努力,那也是拼命为灵魂在时间留下痕迹的努力——任何起眼的、不起眼的往生者的一生,会以咏叹的腔调,文言文的用语,被古典、隆重地讲述;任何被看得起的、看不起的往生者的姓名,会以尊重的语气、不舍的语气,伴随着锣鼓和哀乐,不断地被呼唤……沿袭千年的仪式,逼迫着每个人付出足够的耐心,对路过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灵魂进行尽可能的挽留。从小到大,我就这样坐在一个个葬礼上,听

如何的过去和未来,也因此知道,在任何一个个让人难受、让人迷惘的命运的特角杳冥,总有亿万万的魂灵也曾行进于此,也曾困惑于此。因此,人只有看得见他人,内心才不会孤单——在任何痛苦人生的命题点上,总有众多魂灵试图陪伴着彼此。这次写作《草民》,我让自己回到“所有人”里面去。和所有人在一起,构成所有人,由所有人构成。《草民》里,我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父亲,尽可能多的母亲,尽可能多的祖母,尽可能多的自己……,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,能借由此,看到尽可能多的父亲、母亲、祖母……,我其实是希望,这本书连同《皮囊》《命运》,把我们的故乡,完整地生下。人们总是需要故乡的,特别在这个不断摧毁和建设的当下——我们只有知道故乡如何构成我们,我们才能知道,自己可以如何探向远方。从2014年到2024年,这三本书写了十年。2014年,我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,不知道如何展开每个新的日子,十年后的如今,我终于把故乡生下来了。我因为回家而自由了,也因为回得了家而更有力量去往远方。《草民》之后,我即将开始自己写作的远游,但无论我去到哪里,我知道的,其实所有去处,终究是我们的来处。

吃货的隐秘

黄飞瓓

我信奉香港美食协会那句口号——那福大于寿福。意思是即便你活了一百岁,没有美食相伴,人生也没什么意义。或许是我受了你的影响,在我们结伴走天涯的队伍中,以美食为旅行质量标准的吃货,一天比一天多。不过,也时时遇到过不去的难关。而且,只要是个旅游地总是敝帚自珍,自诩美食天堂,不许反驳,否则和你拼命。如是,有些地方东西之难吃,不仅你预想不到,且都穿着皇帝的新装,不容你说真相。说三件事。第一件。如果上海人到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斯里兰卡去玩,住的是五星级宾馆,却一直有腹饥感,请千万不要觉得奇怪。这些靠近赤道的国家,种不了我们南方人常吃的大米,所有出产的都是长条的“洋西米”。此类米偶尔吃一顿味道还行,有些潮汕的蒸饭做得非常好,但是连吃三顿马上倒胃口,因为它们给上海人的感觉永远是胀而不饱。在斯里兰卡的首都,所有的大米都是从中国进口的,高级超市卖到70元人民币一公斤。宾馆自助餐有粥,但是细长的米一烧就碎,根本黏不起来,泡饭不像泡饭,汤不像汤,难以咽下。第二件。说到安徽,食材没话说,大别山家养的土猪,特别是黑毛的,如果加以腌制,蒸出来的滋味是香气扑鼻,软糯如棉;南部地区的咸鸭子,如果用正宗老土鸭,其香味可以打穿一幢大楼;用皖西北的刷水点出来的腐乳,可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腐乳。但是在安徽的民间料理手段实在不敢恭维。我们让屠户拿了一头黑毛猪二十几个人分。有人要大排,屠户怎么也听不懂,以至于我们怀疑他的职业

周作人的散文

周丹枫

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散文,至今仍值得品味。这些短篇作品的行文,犹如行云流水;表达的感情,澄澈、平和、恬静。写于1924年2月的《故乡的野菜》中,他这样描写紫云英:“农人在收获后,播种田亩,用作肥料,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,但采取嫩茎熬食,味颇鲜美,似豌豆苗。”他笔下的成片紫云英,更是美景如画:“花紫红色,数十亩接连不断,一片锦绣,如铺着华美的地毯,非常好看,而且花朵状若蝴蝶,又如鸡雏,尤为小孩所喜。”周作人很喜欢江南的乌篷船,他在1926年11月写的《乌篷船》中,记述他坐乌篷船游山玩水的情景:“你坐在船上,应该是游山的态度,看看四周物色,随处可见的山,岸旁的乌桕,各式各样的桥,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,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。”这就是他钟情的山水景色,喜爱的闲适生活。

身份是伪造的,但村长说他这行干了二十年了。最后是一个上海家庭主妇游客接过劈刀,斩出了两条完美的大排。屠户则在在一旁看得到津津有味的,嚷着要拜师学艺。而餐桌上永远是一个个锅仔,直接把中华料理的蒸、炒、煎、炸、焗……浓缩到只剩一个,炖。第三件。湖南街边小店难见整块猪肉。点了一碗大肠面,里边的肉只有小指甲那么大。换家店,点了一盘猪肉水饺,里面的猪肉必须用放大镜才看得见,质疑了一下,老板说这就是猪肉水饺。再换

家点了一份扣肉米饭,怀疑厨子可能获得过切配大赛冠军,每块肉都是纯肥,薄如蝉翼,又质疑,又回复,我们这里都这样。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条件,哪里都可以找到够档次高质量的饭堂。但是真正体现一个地方美食水准的还是最普通的街边店,这方面我个人体会,四个地方无可辩驳地领先,澳、港、粤、沪。



汤显祖在遂昌

吴祝华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44岁的汤显祖在浙江遂昌任知县,深受人民爱戴。《牡丹亭》是汤显祖在遂昌时创作的,与遂昌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紧密相连,记载了明代时期深厚的遂昌文化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汤显祖因不愿屈服于朝廷的重税政策,向吏部递交辞呈,未等批准就弃官回故乡临川。汤显祖离开遂昌后,当地老百姓不仅专门为其建造了遗爱祠,而且在汤显祖离开遂昌10年后,推举了一名画家赴江西临川为他画像,并携归悬于祠内。这幅画像现挂于遂昌县城北街的汤显祖纪念馆内。汤显祖被后世尊称为“汤公”“汤公”如今已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。许多研究汤显祖的专家学者,十分重视他在遂昌的那段生活经历。

说说擷蛋

前几天在安徽参加文化培训,宣城文庙门口到处是群众在一起耍牌。我好奇是不是正流行全国的擷蛋。一问还真没猜错。来到安庆,街头巷口玩牌的风潮亦如是。擷蛋在棋牌游戏里的地位堪比球类运动里的足球,现在已经是最大宗。我的新书《打牌》出版后,出版社领导组织宣传活动,内容也非常新奇——和读者一起擷蛋。现场读者组成了若干桌,最后获胜组合对战我和嘉宾那多。我和那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之后真正的读书分享活动才开始。我们从对弈讲到博弈论,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胡适。胡适在日记中反复提到的打牌,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牌桌和书桌前两种辛勤的工作,棋牌确实都成为这些大家的某种番外,一个奇妙的标签。这些名人玩牌的故事流传至今,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棋牌爱好者的润滑剂。一位现场参加牌局的读者后来告诉我,文化活动加入了棋牌元素,恐怕前无古人。拜新书书名所赐,我上了电视,谈一谈擷蛋。上海人打牌以前的主流牌种是升级杀关争上游大怪路子斗地主。更古早还有一些七怪五二三和八十分等。2023年号称是上海的擷蛋元年。根据上海擷蛋协会副会长的说法,官方马上会组织各种类型的擷蛋比赛,甚至借鉴围棋会设立有一定权威性的擷蛋段位。此外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组织擷蛋裁判员的培训和选拔。副会长说起这些牌飞色舞,热情高涨。言谈之间我想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。擷蛋时代真的来了。棋牌是智力的博弈,从更高的角度看,则是命运的安排。运气不决定一切,但运气能决定你的手牌。绝大部分的牌类游戏都是手牌互换,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手牌做出什么样的决定,获得什么样的结果。前者看性格,后者体现人格。无论如何,这种由于手牌不同,结果不同带来的情绪波动,是俗人幸福感的来源之一,棋牌游戏是打发闲暇时光,汇聚亲朋好友的最好出路。但人性中总会有赌徒倾向,不留神很多人就会踏入歧途。余华借此写成了《活着》里的福贵,杰克却因一手幸运的手牌踏上了泰坦尼克号,留下一段凄美爱情为我们哀叹。人生岂能没有棋牌?

小时候吃饭,我们的餐桌往往是不固定的:在村口樟树下,男人一拨,女人一拨,孩子一拨。男的扯家事国事地球上的事,女人扯娃的事男人的事婆婆的事。孩子们不管这些,只看你碗里有啥我碗里有啥。“花样娘子人家的好,痢痢头儿子自己的好。”最好吃的菜,就是别人碗里的。我哥有个小伙伴叫金龙,他父亲有弓,会上山逮兔子、捉黄麂。那个年代山货不值钱,也没禁猎。猪肉6.8角一斤,兔子黄麂只要两三角一斤,大哥和他们换着吃肉,两块黄麂肉,换一块红烧肉。

暮色四合,呼了鸡赶了鸭归了窝,家家户户就把饭桌搬到院子里来了。一张小方桌,四条长凳子,男人们喝上几口土烧,就是对劳碌一天的犒赏。菜蔬都是来自大地的恩赐,春天是一年中最野菜最旺盛的季节。小笋、蕨菜、蘑菇,用她锅滚开了,鲜美无比。如果刚好打到一只野兔,左右舍循味而来。大家都不用客气和招呼,你一筷我一勺的,一锅汤都淘饭吃得干干净净。

夏天的牵牛在河里溪沟里,摸几条鱼,用油煎了,红烧或者滚豆腐,螃蟹捉来用面粉裹了油炸。现在的草头炒年糕,是饭店里的一道时鲜菜。以前在乡下,草头是猪最喜欢的食物,想摘了炒着吃,随意下田采几大把。说到养猪,我有个老名叫淑女,自称“养猪的淑女”“一个基层养猪从业者”,养了十多年的猪。淑女的母亲就是养猪大户,淑女在北京读大学念的是农业专业,毕业后接过了母亲的棒子。她家养的是两头乌,就是头黑尾巴黑的品种,肉质口感比一般猪好很多,堪称猪肉中的“爱马仕”。

养猪这件事情到了淑女手上,知道的是养猪,不知道的以为每天在欧洲打卡。吃饭时,餐桌上先铺好洁白的亚麻桌布,摆好餐盘放着鲜花,早餐有石榴汁、沙拉、土司、甜甜圈、煎饼,晚餐经常放在院子里的游泳池旁。用的餐具是哥本哈根、梅森、唯宝的瓷器,东方意味浓郁

的蓝花系列,优雅精致的金花边唐草,闪闪发亮的银器,还有咖啡机、水壶、面包机,烧烤炉等等。桐庐分水镇是中国制笔之乡,也是全县稻田作物大镇,当地人习惯把孩子妈妈叫做娘们。几个大老爷苦笑,这些娘们花样多,不仅仅是养猪的娘们,还有种水稻的娘们、种花的娘们、种茶叶的娘们,我们明明是在农村乡下,好像生活在法国一样,吃饭要先铺桌布,还要点蜡烛,装菜要用蓝花金边盘子。以前稀里呼噜喝个汤得了,现在搞个双耳带盖碗,什么南瓜汤、蘑菇汤好多种。餐桌上放着大丽花、玫瑰花、洋桔梗,一车一车往家里拉。人还没有吃上,手机和相机先吃,摄影器材几万几万买的哦,败家啊。

这些娘们喝下午茶像拍大片,有的时候是在绣球花开的院子里,有的时候就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。春天是一望无际的青色的麦子,秋天是金色稻穗千层

浪,一群穿着白裙子戴着草帽的娘们,在田野里摆上洁白的餐桌,哥本哈根的神壶,烘焙出炉的甜点,倒上红茶和咖啡,弄得很仙气。现在的淑女不仅仅是淑女,养猪不仅仅是养猪,种田不仅仅是种田,樱花节、沙滩节、稻田艺术节,这场大地上的盛宴是越来越好看了。前阵子回老家,早上晨跑,遇见从地里干完活回来的表叔,扛着锄头沾着泥巴。我说你这把年纪,怎么不多睡一会。表叔摆摆手说别提了,都是那个宝贝孙子搞出来的。孙子大学毕业回老家从事乡村振兴。喏,把原来生产队的牛栏,都改造成咖啡馆了,总是喊大家去喝咖啡。我们年纪大的人,喝了咖啡,哪里睡得着,四五点就起来干农活了,睡不着,根本睡不着啊。

我们的生命里总会遇到一些“发光的人和事”,这些人和事是我们“生命中的光”。请看清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餐桌的氛围 责编:刘芳